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 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Regional Archeology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2001年调查的地区
2001 SURVEY

2000年调查的地区
2000 SURVEY

1999

1999年调查的地区
1999 SURVEY

2000

1999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26.3284
551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 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REGIONAL ARCHEOLOGY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北京·2003

Beijing·2003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美合作对内蒙古赤峰市阴河、半支箭河及锡伯河下游古代遗址调查的阶段性总结报告。调查面积 700 多平方公里,发现古代遗址 1000 多处。此次调查采用了 GPS 定位、全站仪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制图等多项新的科技手段,还采用了美国考古学调查遗址、聚落的方法。这将从宏观的角度提出赤峰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新认识。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工作者及高等院校相关学科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ISBN 7-03-011635-6

I. 内... II. 赤... III. 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赤峰市 IV. 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204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政 邱 璐 / 责任校对:陈丽珠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3/4 插页:5

印数: 1—2 000

字数: 326 000

定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张忠培(Zhang Zhongpei)

北京故宫博物院(Palace Museum, Beijing)

塔 拉(Ta L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朱延平(Zhu Yanp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郭治中(Guo Zhizhong)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滕铭予(Teng Mingyu)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冯吉祥(Feng Jixiang)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刘晓军(Liu Xiaojun)

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Huhehaot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汤卓炜(Tang Zhuowei)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王立新(Wang Lixin)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王培新(Wang Peixin)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王仁旺(Wang Renwang)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杨建华(Yang Jianhua)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杨新宇(Yang Xinyu)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张文平(Zhang Wenping)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张亚强(Zhang Yaqiang)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吉林大学的学生(Jilin University Students)

卑琳(Bei Lin)

梁松石(Liang Songshi)

严志斌(Yan Zhibin)

郜向平(Gao Xiangping)

刘波(Liu Bo)

阴会莲(Yin Huilian)

洪梅(Hong Mei)

盛之翰(Sheng Zhihan)

张春旭(Zhang Chunxu)

井中伟(Jing Zhongwei)

宋丽(Song Li)

张玉霞(Zhang Yuxia)

李冬楠(Li Dongnan)

宋小军(Song Xiaojun)

郑丽慧(Zheng Lihui)

李洪志(Li Hongzhi)

王乐文(Wang Lewen)

周海峰(Zhou Haifeng)

王涛(Wang Tao)

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Katheryn M. Linduff(林嘉琳)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美国匹兹堡大学)

Robert D. Drennan(周 南)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美国匹兹堡大学)

Gideon Shelach(吉 迪)

The Hebrew University(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Yoav Avni

Geological Survey of Israel(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Chiou-Peng Tze-huey(邱兹惠)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Urbana(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Yoav Nachmias

Geological Survey of Israel(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Qiao Xiaolin(乔晓勤)

Harvard University(美国哈佛大学)

Students(学生)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

Christopher Brennan

Elaine Greisheimer

Gregory G. Indrisano(尹贵格)

Jiang Yu(江 瑜)

Kim Bumcheol

Lai Lei(来 磊)

Christian E. Peterson(柯睿思)

Charlene Suwan

Wu Xiaolong(吴霄龙)

The Hebrew University(希伯来大学)

Silvia Krapiwk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Gwen Bennett(关玉琳)

序 一

张 柏

继去年《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赤峰考古队：《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2002年）刊出后，赤峰地区的考古工作又有了《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这项新的收获，这是由张忠培先生提议组建的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对1999~2001年田野调查的初步总结。

1996年张忠培先生自美国访问归来，曾就如何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提出了一些看法。的确，如着眼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和世界的形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中国考古学在逐步建立起自身的体系和完善其方法理论的同时，应开放式地向世界范围推进，努力创建与西方世界对话的机遇，通过可能的途径，发挥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的积极作用，并树立其应有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使然，也是出于持续发展的世界考古学之需要。因此，当张先生提议在近期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对北方地区进行考古工作时，我们表示赞同，并提供可能的支持。中外合作考古在国内已有先例，有不少收获，也存在一定问题，但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对中外各方都有提高。在汲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倡以我为主，双方互利的原则。前提是切实保证田野工作质量，一切围绕着有利于中国文物的保护事业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进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与磋商，由张忠培先生出任领队的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于1999年正式启动田野工作。按照预定的设想，他们将采取卷地毯式的全面踏查方法，对赤峰市以西的英金河主流区及其支流阴河、半支箭河的下游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设定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当时国家文物局合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这三个单位参加的赤峰考古队已对半支箭河中游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为赤峰地区的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记录资料。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的调查位于半支箭河中游的东、北两个方面，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赤峰考古队工作的延续。虽然两个队采用的调查方式不尽相同，但从遗址保护的方面而言，都提供了一份文物资源底账，抢在自然与人力的破坏到来之前，记录了一定地域内的古代遗址情况。

三年来的大规模踏查，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走遍了700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发现并记录了1000多处古代遗址，从7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辽代前后，遗址的增

减、规模之大小和各时期的分布特点均可把握。如果说赤峰考古队已披露的 200 多平方公里的遗址资料只能反映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的情况，那么，加上中美联合考古队的调查面积，可以说对赤峰市西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英金河流域，我们已经初步获得了全面的遗址调查资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生前对这里的遗址，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十分关注，他曾指出：“沿英金河两岸发现的一批和后来燕、赵、秦长城基本平行的军事城堡带，使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不迟于 4000 年前，燕山南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已超越了古国阶段，出现了凌驾于多个城邦古国之上的、需靠连锁式带状分布小城堡进行防卫的独霸一方的‘方国’，进入了成熟的方国时代。”（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42~243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就这个地区的遗址分布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其学术意义自然不可低估。

诚然，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参加工作的中美双方成员在调查方式上意见不一，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外方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解有其自身立场，这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相互调整，彼此汲取合理部分。当然，中方队员本着张先生一开始就提出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精神，在大的问题上不失原则，又要有利于合作开展工作。至于这批调查资料的科学性，自当受到日后研究的检验。在今后的合作中如何处理好田野工作方法上的分歧问题，也仍然是需要探索之事。

总之，这本阶段性报告既是对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这几年工作的一项总结，也是对中美合作考古这种实践的一次展现。中美联合考古队还将继续工作，完成全部的区域考古调查，届时赤峰地区的遗址保护和考古研究都将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序 二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的水平及其田野考古技术在世界考古学中多有领先之处，同时，它的理论与方法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考古学的这些成就对世界考古学做出了贡献，对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外国学者产生了极重要影响。这虽是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的坚实基础，然而，一个国家的学科成就，在世界学林的位置往往处于不同层面，对于地域性较强的考古学科来说，就更是如此。如何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就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考古学者关注的一件大事。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考古学之进入世界，首先就得进入美国。

1995 年 10 月至 1996 年 4 月，我接受许倬云教授和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的邀请赴美国访问，除在匹兹堡大学讲学并同倬云兄研讨学问外，还应邀到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威基塔大学等校讲学。在与美国的中国学学界较广泛的接触中，使我感觉到美国的中国史学及考古学的现代天宇，基本上是靠与台湾有着更多联系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到美国的这批学者支撑起来的，而在他们之后却和中国内地一样，甚至更为严重地存在着后继乏人的现象。这使我对如何推动中国考古学进入美国，以及发展美国的中国考古学这一问题的思考益加活跃，并成了我同倬云兄交谈的热门话题。

20 世纪 30~40 年代，基于中国猿人和殷墟文明的发现和研究，以及由于有一批国外著名学者参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在世界学林中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声名大震，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氛围中，形成了暄妍的气色。50 年代，中国政府关上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中国内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断绝了和西方世界的学术沟通，并在“一边倒”的号召下，学习前苏联，成为苏维埃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考古学在内的中国内地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丢失了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谋取自身地位的能力。与此同时，依仗许倬云、黄仁宇、余英时、张光直这批留美学者的努力，在美国推进了中国学的发展，并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海中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了世界瞻望中国的极为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些检讨，我虽不能回答继这批学人之后美国的中国学为何后继乏人的问题，但却从中悟出中国内地的中国考古学进入美国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既要中国本土的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又要为美国的中国考古学之发展创造条件。鉴于此在苏秉琦师倡导考古学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论而将中国考古学推至黄金时代的前提下，如何创造条

件以推动美国的中国考古学之发展，便成了我首当其冲考虑的主题。为此，我向倬云兄提出了如下几点：

其一，促进美国的年轻学者到中国进修。

其二，组成中美联合的考古队，使美国学者和攻读博士的学人能有机会到中国参加考古调查和发掘。

其三，共同编写《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

这些建议的内涵，无非是敞开中国考古学的大门，让美国的中国考古学者进入中国的大门，使他们在探讨中国考古学诸问题时与中国考古学者处于同等的层面，以便进行相互之间的更广泛的交流。关于倬云兄对我这些建议的反应及至1997年付诸实施的情况，我在许倬云和张忠培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一书的《后记》中已做了说明。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于1996年回国后，便将我关于提出上述建议的想法，向国家文物局，尤其是张柏副局长做了通报，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张柏先生的认同。

在美期间，就中美合作开展长城地带考古调查与发掘一事，我向倬云兄提出一项较为详细的书面建议。他认为自己不是考古学家，又在基金会任职而不能由他领衔申请基金，为支持我的建议，便推荐匹兹堡大学美术史系的林嘉琳教授与我合作。我和林嘉琳教授亦就上述问题进行过接触，林教授是美国方面研究中国考古的知名学者，对中国青铜时代尤其是北方青铜器的研究用力颇深，她也早有意向到中国的北方做些实地考察。回国后，我们又有多次信函往来，经过协商，虽未就我提出的中美合作全面开展长城地带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建议达成协议，却终于拟定在近期申请一个中美联合考古的项目，地域则初步选定在双方都长期关注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在内蒙古，考古工作已打下相当基础的有两个区域，一是河套以东的所谓内蒙古中南部，二是东南部的赤峰一带。林教授到这两个地区都做了初步考察。在她1997年到赤峰考察时，我们的赤峰考古队正在喀喇沁旗的大山前遗址进行发掘，并且已于英金河流域的半支箭河中游一带展开了区域考古调查。赤峰英金河流域以往的考古成就和近年来的新进展，使得我们双方都倾向于把行将开始的考古合作首先放在这个地区。

在草签了关于开展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的协议书后，1998年我们又就如何开展工作做了进一步的磋商和筹备。英金河流域以往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半支箭河、阴河等上游地段，英金河主流一带的工作则开展得较少，而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这两种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半支箭河和阴河的中游都表现得十分活跃，预示着这些河流的下游至英金河主流一带也应分布着较多的遗址。于是，在这些河流的下游至英金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自然可以成为我们进行合作的一项工作内容。赤峰考古队的调查主要目的是放在地下遗存的保护上，而借助中美联合考古的力量，向下游地区扩展调查范围，

不仅有利于区域性研究，也无疑可以为赤峰地区的地下遗存保护工作提供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英金河主流区域进行考古普查，也是赤峰考古队调查工作的继续。

1998年，作为美方参加合作主要成员的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罗伯特·周南（Robert D.Drennan）教授曾来赤峰短期考察，同时，介绍了过去他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两地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工作。他认为，在早期社会，大河的下游往往聚集了密集的人类居住址，通过区域性调查，可以详细了解集中在该地的各时期居住址密度的变化，而居住址的增减和大小应是当时社会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按照这个认识，在大河下游做考古调查，是揭示早期人类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从一开始，美方就积极提议在英金河主流做区域性调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暗合了我们的一些工作设想。

于是，经过积极申请和各项筹措，最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在1999年正式成立，是年启动田野工作。从那时起到2001年，每年都开展了为期1至1个半月的考古调查。本报告即是对这几年工作的一个初步总结。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这个项目由我担任队长，林嘉琳教授和内蒙古文物研究所的塔拉副所长分别担任副队长。几年来，中外各方的成员都付出了很多辛劳，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应说明的是，正如我在赤峰考古队担任的角色那样，我担任的这个队长，不参与该队的具体工作及学术研究，只负责重大事项的筹划，参与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和协调中、美合作事宜。该队这些年来的工作，已获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是，经过卷地毯式的详细踏查，获得了700多处古代遗址的图文资料。这无论对考古研究还是地下遗存保护而言，都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这是赤峰地区考古工作的一项新的进展，也是在赤峰又经确认的一批重要的文物保护资源。

二是，中外考古工作者通过联合调查，无论是对遗址的实地了解，还是调查的田野技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训练和培养了吉林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学生。

三是，工作中，中美各方增加了了解，互补了知识，从最基本的田野调查实际操作开始，双方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围绕有利于合作开展工作这个基本方向，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让实践检验是非的态度进行讨论和协商，从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如何开展中美合作的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双方开展调查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因此，在认识上尤其是在对这些遗址的解释上很难取得共识，这也是一开始就在我料想之中的。这本阶段性报告提供的资料虽然有着不言而喻的空前的价值，但对其中的一些分析我个人并不苟同。正如

我们以前以友好的态度当面坦诚地进行讨论的那样，我也在此坦诚地说出我的一些认识。

首先，说说聚落考古。古代遗址堆积的厚薄与分布的疏密，与其所属文化的经济发展方向、文化发展程度和聚落分布状况确有一定联系。考古学所称遗址，往往是指除安葬死者之场地外其他被保存下来的遗存，如居住地、谋食与工艺场地、工事和宗教场所等等。而聚落仅指一般居住地。且不说古代聚落是否都以遗址的形态被保存下来，即使都保存而又被考古调查出来，那我们还应认识到不能将一个同一文化的居住性遗址等同一个聚落。因为这样的遗址，有些还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或不同时期的聚落。聚落考古的首要条件，是要全面揭示一处居住性遗址中全部居址及其相关的建筑，对其进行分期研究，以确定哪些建筑原本处于同一层位，即属于同一使用时期；哪些建筑原本处于同一层位，却属于另一使用时期，并搞清楚它们各自的布局。要确定某建筑或某群建筑的使用时期，还将遇到如下至少两个困难。一是考古发掘见到的建筑遗迹（诸如窖穴、半地穴、地穴或窑洞）或这些建筑遗迹内的堆积，除有的是使用时期的堆积外，大多是初被废弃和被废弃后的堆积，如何区别这两类堆积这本身就相当复杂，何况要通过这两类堆积的研究来推定建筑遗迹的使用年代！二是考古发掘所见遗存，其原生层位往往遭到后期的破坏，如何通过后期破坏形成的堆积去探讨建筑的原生层位，实在是一件十分艰辛而不易求证的工作。单体聚落的诸同时期建筑的求证，尚且如此困难，要确定一群聚落的共时性当然就更不容易了。总之，目前遗址调查的技术水平还未达到聚落考古应有的要求。因遗址的涵义不等于聚落，即使是一住居性遗址，也往往不等于一聚落，以及考古学文化往往存在着分期的可能性，故我们不能将一遗址视作一聚落，也不能将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住居性遗址简单地视作同时存在的聚落。同时，因考古学文化的存续久暂存在着区别，故不能简单地以住居性遗址分布的疏密，来说明它们的文化发展程度。

其次，将陶片的密度看作是某一时期人口增减的直接反映，甚至通过采集到的陶片数量来求得人口规模，这也值得商榷。这里说的“某一时期”，自然应当理解为以陶器作为炊器及食用器时期。即使这样，我认为也是不妥的。一是陶片的采集，既存在偶然性，又存在主观性。二是被采集的陶片，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脱离了原生层位而暴露于地表的，能否反映客观实际，颇值得怀疑。三是即便真的存在用陶片数量来估计人口规模的可能性，也要区分各考古学文化，以及各考古学文化在一居址所存续年代之久暂，简单地以陶片数量来估计人口规模是难以接近客观真实的。四是从中国考古学实际来看，盛行以陶器作为炊器及食用器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其每期的年代少则 70 年，多则 200 年左右，即使搞清采集之陶片的期别，因不知陶片代表的年代，故仍难以据陶片数量去估计人口数量或其规模。而要明了诸文化各期所占的具体时间，以当前的科技

发展水平而言，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五是要以陶片数量估量人口数量或其规模，必先掌握三个要素，即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期别的人均寿命，陶片与陶器的比值和陶器可利用的年数及古人一生所需用的陶器量，以及诸考古学文化期别所占年数。同时，为了计算出人口数量，还必须找到一个能依据这三个因素计算出人口数量的模式或数学公式，在目前科技水平的情况下，人均寿命大致可以推算出来，但如前述，目前的科技水平尚不能测算出诸考古学文化诸期别所占具体年数，至于如何客观地估计陶器与陶片的比值，和陶器可利用的年数，以及古人一生所需用的陶器量，似乎以目下科技之发展水平，也无力问津此事。由于有两个因素处于不确定的状况，即使找到了一个理论上能据这三个因素计算出人口数量的模式或数学公式，也无法计算出人口数量。

科学最忌讳的是将理想视为现实。科学的要求是，与其将理想视为现实，还不如为了达到理想的彼岸，先找到能渡到这个彼岸的船。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以前所说的，中方成员的合作态度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我们尊重外国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理解的独立立场和认识，既是合作，就得坦诚地交换意见，就只能本着相互理解和互利的精神来对待之。如前所述，这项调查对我们的研究和地下遗存之保护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此一点，就足以成为我们可能继续合作的理由。在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的漫长道路中，姑且把它看作是个小小的环节吧。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队还将继续工作下去，按照初步的计划，他们将完成 1100 平方公里的踏查面积（与此相关的调查成果已有赤峰考古队的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的调查和 Gideon Shelach 等在阴河流域的调查）。尽管中美联合考古队还存在不足之处，但双方的合作较为坦诚，工作较为积极，且已踏查了 700 多处古代遗存，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我深信，在中国继续开展中外合作的考古工作，是将中国考古学逐步推向世界的一种必要的、甚至相当重要的途径。

序 三

林嘉琳

着手编写此书是在我们的田野工作刚好开展了三年之后。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发展和应用考古学的田野方法，用以探讨早期复杂社会。毫无疑问，我们的“实验室”是中国，更确切地说，是现今中国东北的半干旱地区。在这开始的几年里，我们一直相互信赖，有着在田野中并肩工作的旨趣，而合作当中暴露出的种种方法上的异同，也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并一直引导我们的工作。本书是此项课题进展中的一部著述，它简述了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和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初步思考。我们希望这部撰述在将来中外同行间的讨论中能引起兴趣并提供问题，因为就研究古代社会组织而言，考古学者面对的课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

第一章介绍此项目及其目的和经历。第二章检讨我们的资料，并就聚落分布进行一些初步的考察。第三章致力于讨论 CICARP（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在工作中发展和应用的区域调查方法和区域性分析。第四章对区域性人口重建的方法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并进行了个案分析，即使用中国的资料对其实用性进行验证。最末一章重述区域性分析的应用，并检讨其尚需改进之处。我们希望包括中国考古学家在内的诸多不同的读者，还有那些在世界其他地区运用区域性分析的学者能阅读本书，其意义在于引起讨论，而并非表明最终的答案。

本书的编写伴随着数以千计的田野工作，还有队内成员间的长期讨论。他们都对目前这部著述做出很大贡献，并成为最终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项尚在进行中的研究，我们期望着此项工作能持之以恒，继续合作，随之出版更多的作品。

